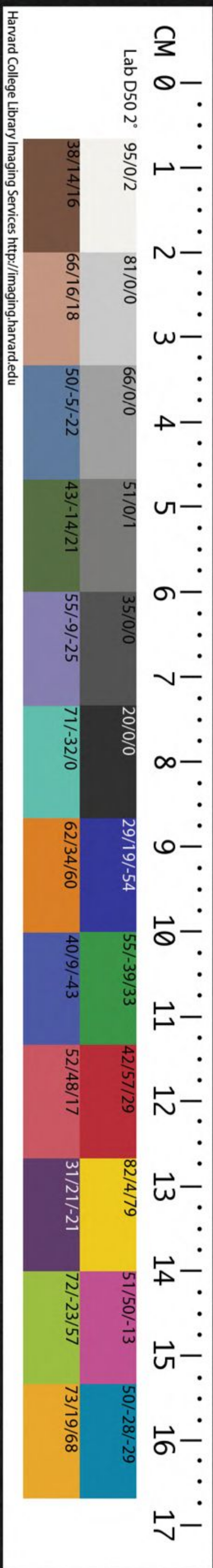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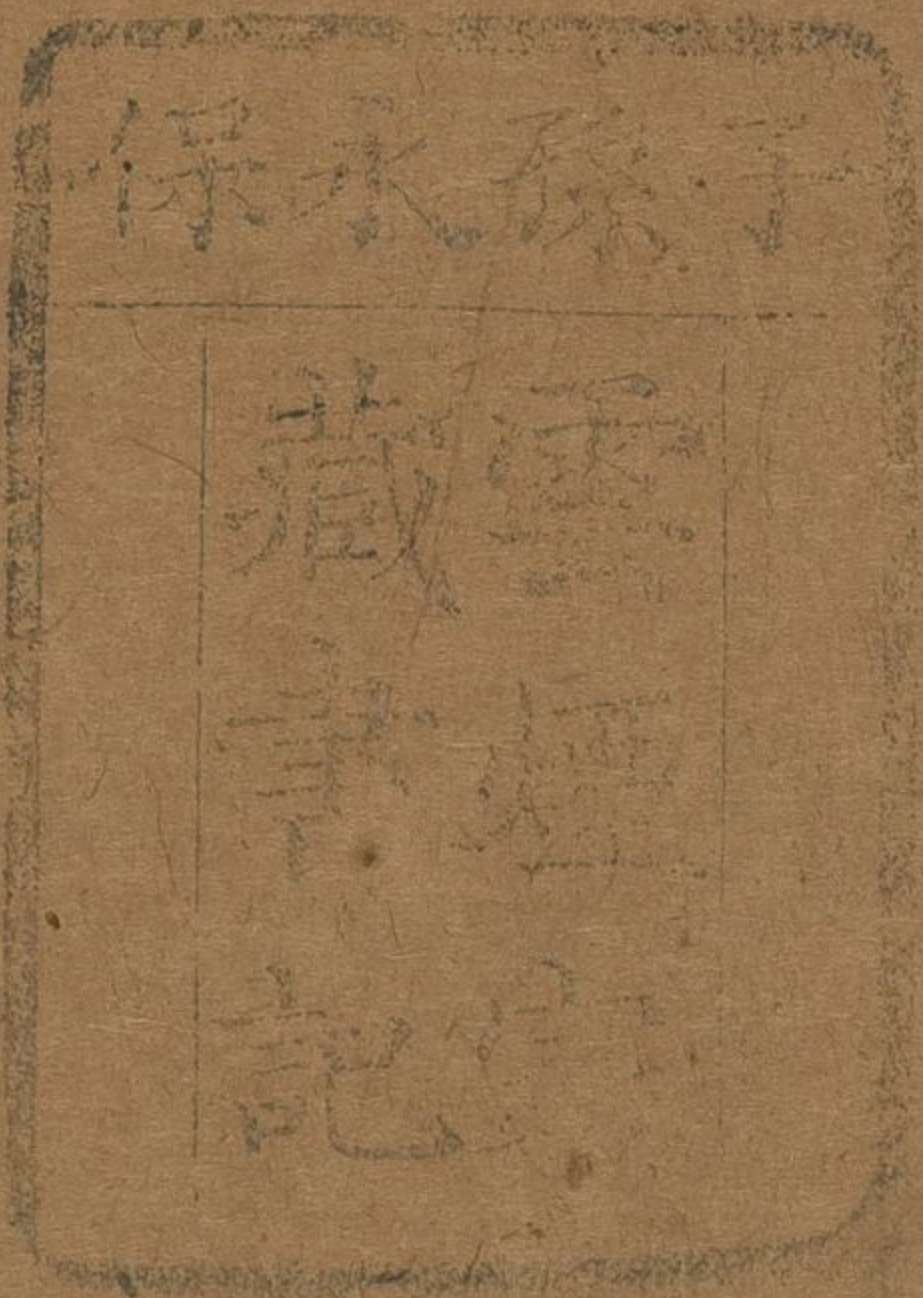


T856/3228(26)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26

MAR 30 1954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虛齋蔡氏曰夷服二字按周九

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荒也。荒服之外不治夷服在荒服之內皆先王所治非如今四夷之夷也。孟子之意重在東西二字。夷字則見得一在東之極一在西之極耳。故曰地之相去千有餘里。若不在中國之內則其相去豈特千餘

哉。里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

下也虛齋蔡氏曰中國二字集註只訓作天下非對東夷西夷說符節以玉為之篆刻

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

也虛齋蔡氏曰問符節一物乎分為二物乎曰一物也何以証曰註曰符節以玉為之云云可見是一物兼周禮

所謂玉節角節虎節人節龍節璽節旌節若合符節言其

周禮惟門關用符節此符節則以竹為之

同也虛齋蔡氏曰非以得志行中國為合符節以其得志而行乎中國者若合符節也蓋主道言然不曰道而

曰云云者是據其行事之實相合處言也次崖林氏曰

古今異時彼此殊勢舜文所行之事安得盡同然隨事各

當其理這便是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虛齋蔡氏曰此章所言得

志行乎中國似皆指道之用言且其同處皆不期同而自

同無意於同而自無一之不同此見道之出於天而不易

者也觀濤王氏曰要在聖字上見出所以一揆蓋人非

聖人猶或意見趨揆岐出一既謂之聖則造其極矣極

致處固不容有二也。○彥陵張氏曰：按白文其字屬聖人身上，註乃云度之而道無不同，只是解揆底字義。若云人去揆度，其字似說不去，詳味其揆一也。當以活字作死字看，指聖人心極協於人之揆度者言。○巖泉徐氏曰：其揆一者，蓋千聖相傳，只有此心心即性也。性出於天，萬古此天則萬古此性，何嘗改易？聖心完全此理，是天與我之全體宛然如故也。所以不問前後行事發揮，皆從性命中來。如出一轍，豈有不同？若出聖人以下性道雖同而氣稟各殊，且損傷種種，所以不能如一。

○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

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虛齋蔡氏曰：先後本世之相後一句，言遠近本地之相去一句言。此一

章是言貫萬古而同一道，歷百世而如一人也。獨以舜與文王比度者，一是西夷之人，一是東夷之人，一是上古聖之盛者，一是後來聖之盛者。二聖之道既同，則百聖可知矣。先聖後聖之言，雖承舜文王而言，但謂之先聖後聖，則

其所該者固廣，不止二聖人也。孰謂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便與舜文異哉。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乘去聲，溱音。溱洧，榮美反。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

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虛齋蔡氏曰：不直曰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

洧而必曰聽鄭國之政者，此書法也。正見其居為政之位，而不知為政之道，而乃為其所不必為者，所以為可譏也。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

虛齋蔡氏曰：惠字便是譏了。不到不知為政處，方是譏。故註云：惠謂私恩小利。輔氏

曰：惟其恩之出於私，故其利之及者小。

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

施焉。虛齋蔡氏曰惠之所及者狹政之所被者廣故曰焉得人人而濟之又曰日亦不足矣若知為政之道則自然人人可濟自然日力有餘也故自歲十一月徒杠成至日亦不足矣是皆以發夫惠而不知為政一句之意。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江杠音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

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

梁。虛齋蔡氏曰先成徒杠後成輿梁小者力省而易成大者力數倍故遲耳。不曰作梁而曰成梁要其成功言也。

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沍水有橋梁則民不

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次崖林氏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條雖是先

王之政却是就橋梁一事說君子平其政則無所不該橋梁亦在其內。虛齋蔡氏曰自此以下皆承上文惠而不

知為政言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辟與闢同焉於虔反

辟辟除也如周禮闈人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

虛齋蔡氏曰平

其政不專指成梁一事故小註曰細大之務罔不畢舉。紫峰陳氏曰平其政使人人各得其所

則出行

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

虛齋蔡氏曰行辟人可也以出行言是承

子產因出行而以乘輿濟人說故朱子曰與乘輿濟人正相反也

况國中之水當涉者衆

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虛齋蔡氏曰註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謂不止溱洧也一說國中之水

謂溱洧在國中見當涉者衆也衆謂人不謂水也若水則當言多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

矣。彥陵張氏曰凡政之所以不平病在為政者有市恩之意故孟子點出一悅字以破之○君子平其政是就橋

梁一事上推廣說每人而悅是就乘輿濟人上推廣說能平其政則辟人亦可每人而悅則濟人亦不可諸葛

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敬軒薛氏曰為

政當以公平正大行之必欲曲徇人情使人人譽悅則失公正之體非君子之道也○次崖林氏曰民未病涉言不

用乘輿去濟人行辟人可也言不必乘輿去濟人焉得人

人而濟之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言乘輿不能盡濟人意

有三段○徹弦徐氏曰子產當日乘輿之濟亦偶出於一

念惻但百餘年世人猶傳頌以為笑談其究將竊效伯者

之驪虞失王政之大體故

孟子借此一事以示訓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

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

君如寇讎

孔子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

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

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

虛齋蔡氏曰君視臣如手足者倚之以為用護

之恐有傷君待臣如此恩義之至也下文諫行言聽便是臣視君如腹心者手足衛之而願為之胼胝眾體戴之而

甘為之服役臣待君如此恩義之至也

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

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

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虛齋

蔡氏曰孟子此言可以告其君而不可以語其臣陳潛室曰是說大都報應如此若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當知

天下無不是底君父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為去聲下為之同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

大甚故以此禮為問。

次崖林氏曰齊王亦問得好言禮於舊時之君尚為之服焉有見在所事

之君乃如此其薄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

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

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

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虛齋蔡氏曰諫行言

聽膏澤下於民以平時言也。有故是此一時一事有不合而義當去者也。○膏是膏油澤是水澤二者皆滋潤乎物此二字是借字。○導之出疆從其志而虞其害也。○田所賦之祿入也。里所居之第宅也。故云田祿里居。○三有禮導之出疆一也。先於所往二也。三年然後收其田里三也。不連諫行言聽說自是去後三有禮如此則為之服此句通結諫行言聽以下不只帶三有禮。○次崖林氏曰諫是君有過而諫諍言是無事而建言有故而去。在諫行言聽之外。○觀濤王氏曰君有過則臣諫之。臣有善則言於君。諫行則弊革言聽則利興。故膏澤下於民。○彭山季氏曰田里者職分之田宅田即野外之公田宅即國中之公廨。可見當時之待卿大夫士有田祿斯有里居矣。然一官去則一官代之。有分守者也。田里三年不收其所入誰與掌乎。蓋君存之以待去國之臣之歸耳。及三年不反而後收之。則歸望已絕。其田里當別受矣。○徹弦徐氏曰諫行言聽宜無可去之理。然亦或有故而去。義也。諫不行言不聽。

宜無可留之理。然亦必待有故而去。情也。○通考少墟馮氏曰問諫行言聽何以便謂之厚臣。曰見行言聽膏澤下於民。纔是厚臣。可見古之人臣不以爵祿名譽望於君。惟欲行己澤民之志。古之人君亦不以爵祿名譽縻乎臣。惟欲遂臣澤民之心。故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纔是君臣手足腹心之誼。後世君不厚臣。臣不報君者。無論即君有手足之視。臣有腹心之報者。各人只在自家官爵恩典上論。全然不為百姓在君不知。臣之進言厚民。即所以厚君。在臣亦不知君之聽言厚民。即所以厚我。如此即結魚水而賡喜起。何益哉。孟子此言大有意味。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

虛齋蔡氏曰晉錮欒盈會

諸侯約使勿受盈之奔也此正窮之於其所往非謂籍禁也○東鄉艾氏曰通章重在君之施一邊蓋臣之自處固不當視君之施以為厚薄而人君之待臣則不可徒責望於臣而不知所以從厚也○潘輿嗣曰孟

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

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

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

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

幾改之予曰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

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虛齋蔡氏曰只是言當見幾而

作之意此可以字正如夫子可以行矣及子未可以去乎之類○次崖林氏曰無罪而殺士其勢必及於大夫故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其勢必及於士故士可以徙輔氏曰失此幾則有欲去而不能者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

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虛齋蔡氏曰上章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承格君心之非而言則

君仁君義主心言可矣。此章直戒人君。只言君身而心亦在其中。且此莫不二字。上無所承。正不必拘拘於行政用人立說。○月林丘氏曰。君仁君義俱兼存心處。事說莫不仁莫不義。是臣民皆化而為仁義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

虛齋蔡氏曰。或恭敬辭讓之節。或玉帛儀文之施。皆禮之所在。

也。或小而辭受取與之際。或大而去就死生之決。皆義之所在也。是禮義也。察之必欲其精。或毫厘之差。則千里之謬。或加之錙銖。則太過。或減之毫忽。則不及。不可徇乎其名。不可泥於其迹。故有可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有可行於人而不可行於己者。此難以悉舉。要在察理之精而已。○次崖林氏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與謂非禮非義者不同。非禮非義是全無禮義。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是欲行禮義。但體認差。不是禮義。却以為禮義耳。○觀濤王氏曰。至

是無非者。易見。而是中之非。難明。非察理精者。鮮不誤認。而誤執之。如孔子有姊之喪。拱而尚右。門人亦拱而尚右。誤認尚右為禮。便是非禮之禮。子路之。大人則隨事而順。死於衛。誤認舍生為義。便是非義之義。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次崖林氏曰。大人弗為。明理而

故也。○紫峰陳氏曰。凡禮不合於時中者。名曰禮。而實則非禮也。凡義不合乎時中者。名曰義。而實則非義也。大人理明識精。貫萬變而不膠於其迹。隨事順理。因時制宜。豈肯為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乎。○觀濤王氏曰。註時事不分。貼禮義隨事。因時。總是員融變通意。然所重在察理精上。○少墟馮氏曰。非禮非義。愚不肖之所為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賢智之所為也。惟大人一身。渾是禮義。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

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樂音洛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

自化也。虛齋蔡氏曰許氏曰涵育寬以容之之意。薰陶善以導之之意。愚謂俟其自化意重。正為子弟資質

遲鈍志氣昏惰不前。父兄多有不能耐煩忍待之意。故養字要看得與棄字相反。對始得賢謂中而才

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為父兄者。若以子

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

相去之間。能幾何哉。虛齋蔡氏曰棄不中棄不才。此亦過中而不才處。故曰不能以寸。觀濤

王氏曰子弟固不肖而父兄不教子弟亦不得為賢故相去不遠。次崖林氏曰中以德言才以能言賢兼德能此

以父兄之賢與子弟之不肖者較量優劣原來此意重在責父兄教誨子弟上不然中間豈無優劣。做弦徐氏曰

養如養花木一般栽培灌溉則天全而性得矣樂字正從養字來有欣欣向榮之意棄正與養相反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

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邪。麟士顧氏曰朱子引橫渠語是主知所擇說非有守而後可以

有為之解。為與不為決擇只在一時而後猶云然後非後日後字也。譬如有一條正路於此有一條邪路於此必

能不走邪路方走正路也。豈可曰今日不走邪路待異日方走正路耶。仁與不仁義與不義決擇只在目前亦不容

兩騎也。楚侗耿氏曰有不為。全是學力中來。有定見者。有定力也。識量宏遠。才氣自然。橫溢故可以有為。觀濤王氏曰。註云。惟能有不為。比白文只添得能字。便覺有味。蓋人之有不為者。不易能也。一切不可妄為之事。每足以眩惑我。挫撼我。我却見得真立得定。是何等力量。以此力量去為。所當為宏功大業。更何不可建者哉。如一健將。敵人摧之不計。誘之不動。此將決能勝敵無疑。而後猶云方纔也。不分窮達先後說。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觀濤王氏曰。發人之私。攻人之短。本非厚道。孟子特借後患以惕之耳。紫峰陳氏

曰。隱惡者。忠厚之道。而亦遠害之道也。若言人之不善。則人必含怨蓄忿。以求傷於我矣。其如後患何。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已猶大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

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虛齋蔡氏曰。聖人之所為。天

在加之。錙銖則大過。所謂本分者。正以理之所當然言。理所當然處。便是箇本分。但此所謂依乎中庸處。皆是不求

奇取異也。本分最難盡。到盡處。又求加焉。則非所以為聖人。自古聖人皆不為已甚。何獨稱仲尼。孟子學孔子者。

故稱其家法。以其所處地位同也。南阜鄒氏曰。本分外不得加。減毫末。識得本分。更有何事。次崖林氏曰。註本

分字。是為本文。已甚字。用事事物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其當然之理。便是本分。若於當然之理。有所越。便是於本

分之外有所加。本分之外有所加。便是過分。過分便是已甚。故不為已甚。是於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也。觀濤王氏

曰。觀論語。唯何甚。疾之已甚。及孟子是皆已甚。可見已甚字。義泛就處。世上說不專在學術上說。大抵詭激亢厲。駭

俗絕人之事。皆是已甚。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行去聲

必猶期也。

觀濤士氏曰信果無病病在兩必字

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

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

虛齋蔡氏曰此正是無適無莫

義之與比之意亦與非禮之禮大人弗為者相發明蓋大人以事處事而不以我處事言行先期於信果便是有我矣。必者先期也。惟義所在隨事而順理因時而制宜不先期也。合當信果處便是義大人言行主於義不主於信果蓋主於信果則有所泥而不必合於義矣。雖然大人於言之合義者無不信行之合義者無不果。此則不可不知。中江莫氏曰信果原非不好底事大人亦無不信果底心只是不先期於信果耳。故大人知得不可信便已不

言知得不可果便已不行若言此來畢竟信行出來畢竟果以其從頭主意處能先斟酌一箇義也。○徹弦徐氏曰此是大人精義之學精義有功夫。不可認作無心合義圓通話頭。○尹氏曰主於義則信

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

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次崖林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蓋所重者在義而不在信果故

也。○必信必果是膠固不知時變惟義所在是隨時通變不膠固譬如夏葛冬裘當因時宜必欲穿裘雖遇夏亦不變得乎。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

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
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
也。次崖林氏曰語意是說大人者由不失其赤子之心不
是說大人者只是不失其赤子之心曰由則尚有許多
事曰只是則更無許多事只是如此而已蓋大人尚有許
多事不但如赤子而已也○赤子之心純一無僞大人之
心亦純一無僞但大人之純一無僞所謂天下至誠能盡
其性是也赤子之純一無僞只是孩提之童知愛其親飢
便啼喜便笑如斯而已大人之純一無僞與赤子雖迥然
不同却是自赤子之純一無僞者充之若失了赤子之心
亦無由以至於大人矣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
也○虛齋蔡氏曰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
無僞然通達萬變其實是純一無僞中來須味集註擴而
充之意○觀濤上氏曰大人赤子勿作兩人蓋言大人者

不失其當初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是人心本然之體
內無情遷外無物化如素絲未染於元黃一般人人不失
人人都是大人○鴻洲徐氏曰赤子之心純是德性故真
大人之心兼以學問故大○見羅李氏曰不失內雖有學
問在然此以現成大人說○彥陵張氏曰指出初心以示
人只是要人保任之意○康齋吳氏曰孟子所論大人者
數章當以不失赤子之心爲主唯不失赤子之心所以真
機運用便能破信果之累便能得禮義之中便能格君便
能正物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去聲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
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

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虛齋蔡氏曰當味註孝子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

二句蓋此是人子事親盡頭去處殯而附於身葬而附於棺者有悔焉永無及矣言大事者見其至重而不可苟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

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

其自得之也

造七到反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

次崖

林氏曰深造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進進不已直欲到那至善地位道是進為之方不過學問思辨篤行而已

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

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

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

虛齋蔡氏曰深

造字固重以道字尤重深造之以道猶云以道而深造之也強探力取不得敬軒薛氏曰道者進為之方如學問思辨博文約禮之類是也循此而進潛玩積久則有自得之妙學到口不言而心自得者乃可言自得自得之則實有諸已矣敬齋胡氏曰此理從優游涵暢中出來則意味自別即孟子所謂自得之也次崖林氏曰自然得之者積累多後脫然有悟而理自然得之於已不待費力也○月林丘氏曰深造以道是自得底工夫欲其自得是深造以道底主意○觀濤王氏曰不深造固無所得不以道而深造又或強探力索而得非自得故深造以道勿忘勿助欲其有所融會貫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

不搖於強探力索而非自得之則居之安此理最好認義理出

自得是從心上生底理即心心即理豈有遺忘之理故曰

自得之則居之安虛齋蔡氏曰如財貨一般或捨於人

或假於外終非已物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

居之可得而安乎虛齋

蔡氏曰若物不屬已而藏得未穩則又安可以為無窮之

用故居之安則資之深次崖林氏曰所藉為何藉之以

應物也所藉者深言道理在胸中充足有餘足以備吾應

物之用足以為我資藉取之不窮用之不竭是所藉者深

遠無窮盡也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

其所資之本也虛齋蔡氏曰取之左右逢其原只是形容

只是心裏明其近便耳蓋自得之者得之心也取之只取

其得之於心者耳資之深是未接物之時取之左右逢

其原則正當應接之時而所居所資者今皆隨取隨有供

其所支綽有餘地矣資之於平時取之於應用居安資

深左右逢原乃自得下面自然底節次非可謂自得之功

孟子卷八

孟子卷八

孟子卷八

孟子卷八

孟子卷八

孟子卷八

孟子卷八

孟子卷八

孟子卷八

孟子卷八

孟子卷八

孟子卷八

孟子卷八

孟子卷八

孟子卷八

孟子卷八

那一件。那一件。便原有箇道理在。撞着。東西南北。四方八面。隨吾所取。無不有箇本原底道理在。撞着。便是取之。左。右。逢其原也。此意當兼知行說。人多作知一邊。非是。觀濤王氏曰。資之深。雖未應用。而所資已裕。左左逢原。卽所資之理。今卽事至。物來。隨取。隨足矣。逢字最有味。猶云。頭頭撞着也。因之。吳氏曰。一自得。則許多無窮道理。包涵。統括於一心。到臨事時。左來右去。無不相值。居安資深。逢原。是相遇說。下愈推而愈見其妙。以深著自得之益。少墟馮氏曰。學問之道。全要在本原處。透徹本原處。一透。則取之左右。自逢其原。月林丘氏曰。觀註中。只以默識。心通解自得。則深造。以道似只是致。知之事。到資深逢原。方說到行處。

○程子曰。學不言而

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

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虛齋蔡氏曰。論自得者。可把牝雞抱卵出雛爲譬。或問朱

子曰。少時見雞將出卵。視之。其時已至。自然逆製而出。全不用彼着力。有時見其難。稍以手助之。其子出來。便不長進。學而進於自得者。其理正如此。蓋至於日至之時。自然熟矣。所以養氣不可助長。如文中子。如陸象山。皆未免有助長之病。不但告子也。惟聖人能無積累之漸。陸氏便欲以聖人自處。宜其不得斯文正印也。急迫求之。便是私已而已。謂只是人爲之私。非自然之得也。次崖林氏曰。天下事。都不由人強成。得但功力到時。自然成矣。譬之種穀。天時地利人力三者。既齊。又要時候到。方成熟。若天時地利人力三者。缺一時候。又未到焉。能成熟。不但爲學。教人爲治。皆然。故曰。真積力久。則入。又曰。天之道。浸。杜預曰。優而游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如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有得。朱子曰。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皆是此道理。通考。虛齋蔡氏

日愚嘗謂孟子說一貫有二。與論語二處。昭合。此章即曾子所聞之一貫也。下章即子貢所聞之一貫也。蓋此章兼知行下章。獨主知何謂。此章即曾子所聞之一貫也。蓋深造以道。則隨事精察力行。而真積力久也。自得之。至左右逢原。即一本萬殊之妙。而泛應曲當者也。下章博學而詳說之。亦多學而識之功也。由多學而識。而至於聞一貫之傳。是亦反說約矣。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

虛齋蔡氏曰文者載道之具也故論語註云文

謂詩書六藝之文詩書所載六藝所陳三才之道備焉萬物之理貫焉故必謂詩書以多識夫前言往行又旁考六藝以增廣其所聞所見如此方是博學於文然又必從而詳說夫所博之文之理通其一而及其二推其類而周其

餘窮其所當然又必究其所以然既得之於此又欲得之於彼審問明辨優游厭飫而不使有一之或遺如此方謂之詳說○學與說不同學就誦習而言說就講明而言非欲以誇多而鬪靡也欲其

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

虛齋蔡氏曰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

到至約之地分明是一貫之說○觀濤王氏曰上句是工夫下句推所以用功之意如此蓋博外無約博之融貫處即約也○說約說字即上說字非有兩層說也只是愈說愈貫說到約處耳蓋承上章之意而

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次崖林氏曰學必到能說約處方是

到然非揣摩億度而能為此說也必銖而積寸而累待夫功深力到之後一旦豁然融會貫通有以見夫天下之理本無二然後見之言也得統宗會元之妙無繁瑣支離之病若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周子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

太極朱子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泛應曲當此真能說約者也○幾亭陳氏曰由博以至約其機關全在詳說上既剖析詳明方可就其中提出一箇要約處來要約是何物便是天理當率循者但孔子所云約禮即是躬行此云說約且單就致知論○虛齋蔡氏曰此章要把博字詳字對約字看人都說重在反說約上愚謂博學而詳說之更重上章亦然自得固重深造以道尤重蓋自得全要深造以道反說約全要博學而詳說之所以上章末句愚謂要繳着深造以道如云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夫既欲其自得之則豈可不深造之以道哉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

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王去聲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

次崖林氏曰以善服

人是幸人之不善欲以己之善去勝人使人屈服於我其為善亦只欲以是勝人非出於誠心正伯者之所為如齊桓會首止而定王世子晉文盟踐土而乘諸侯以朝王是也以善養是憫人之不善欲公其善於人使人皆歸於善全無勝人之心其為善實見得是我之所當為初非欲去服人而後為正王者之所為如湯之於葛遺之於牛羊使人往為之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向背頓殊○虛齋蔡氏曰有挾其善之意只此一點心便自服不得人以善養人便是恥獨為君子存心天下其誰不服○以善服人直欲服人也而乃不能服人以善養人非以服人也而乃能服天下○次崖林氏曰以善服人亦服得人但未出於中心之誠然故曰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所以能服天下者緣他一心如天地之於萬物無不生無不養物之被其生養者亦皆感其恩戴其德無不不應也○彥陵張氏曰末二句言王天下者必須得天下心服而後可若天下不

心服而能致王者未之有也。此見必須以善養人。切不可善服人也。學者於此不可以不

審也。敬軒薛氏曰：聖人爲治，推其固有之善及人，纔有私意，卽入於權謀術數矣。○虛齋蔡氏曰：此章蓋爲當時國君言，曰：服人曰養人，此人字亦指其平等人言，非必指百姓。故許氏教化撫字之說，不敢從，只看成湯之於葛

伯可見。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爲不祥之實。觀濤王氏

曰：上句非寬人之責也，引起下句耳。殃國家禍生民是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

故蔽賢爲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次崖林氏曰：依前說，兩實字皆同，依後說，則兩實字不同，所以集註依前說。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虛齋蔡氏曰：按孔子稱水本旨，蓋卽川上之歎，其註備矣。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

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

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

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

於極也。虛齋蔡氏曰原泉固是有本者然且放輕讀至末句有本者如是方好可寧着實說至下文苟為無

本便即承此有本者說去。觀濤王氏曰不舍三句舊分出之不窮進之有漸會之有歸看來只是一串意。有本者如是言水惟有本故悠久到底如是不作人之有本者如水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

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

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躐等于譽之病故孟子以

是答之。次崖林氏曰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則與盈科而後進異矣其涸也可立而待則與放乎四海者異矣聲聞過情無實而將不繼猶雨集溝澮皆盈而涸可立待也故君子恥之曰君子恥之則非仲尼之所取矣

細考此章曰有本者如是又曰苟為無本又曰聲聞過情通章意思都重在人當有實行上故集註每提掇此意

彥陵張氏曰此章指出有本二字只是要學者務實意在可立而待也截以上純就水說末二句發出一恥字所以箴俗學好名之習。月林丘氏曰末二句方是孟子本意當說在取水之外此雖與上文相照實通繳兩節之意也

也。○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

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夫子嘗以問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

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虛齋

虛齋

虛齋

虛齋

虛齋

蔡氏曰孔子言水之不舍晝夜明道體之不已孟子言水之不舍晝夜喻人爲之不已孔子之言發天理之本然孟子之言指人事之當然孔子言天理之本然而人事之當然者自見於言外孟子爲徐子言未及於語上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虛齋蔡氏曰究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全是心上不同虛靈知覺也心之虛靈知覺所以不同者形氣之正也雖曰少異朱子形氣之正故該得心但讀者或不察耳

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虛齋蔡氏曰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二句看得意思出直使人凜凜則知孟子所謂幾希者其指甚重而非輕之曰幾希也嚴茲徐氏曰幾希者危之也孟子子喚醒人心夢覺之關指此人物分開之路全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

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嚴軒薛氏曰聖賢知覺運動雖不能不以氣而理則爲主衆人

知覺運動但氣之所爲漫不知理爲何物君子知此而存之觀濤王氏曰庶民

逸也君子存之以知此而戰兢也此朱子以惺昧敬惕之幾示人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

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次崖林氏曰戰兢惕厲是存之功夫有以全其所受之正方是存之

○人之於禽獸相去遠矣孟子謂幾希者特爲此語以警人使知人之去禽獸者不遠人當奮志致力求以存之無陷於禽獸之歸也○少墟馮氏曰玩幾希二字可見人必至於如舜如禹如成湯如文武周公孔子纔謂之君子存

之。纒謂之人。不然。庶民去之。則禽獸矣。○因之。吳氏曰。人與禽獸。只畧差得些。于庶民不知。卽舉而盡去之矣。只有那君子能存而勿失焉。孟子見得古今以來天理之所以常存。人心之所以不死。全虧得那舜禹湯文諸聖。故有此數章之論。而此章乃其開端之語。其曰君子存之。正謂聖聖相承。惟其存此。幾希以無失其爲人者而已。○虞廷十六字以後。惟此一章書最要緊。幾希者。正道心。惟微人物分頭處也。君子有之。純是戰兢惕厲。所以存此。幾希也。○通考。涇陽顧氏曰。幾希有二義。一就念頭上看。如存之則人去之。則禽獸存。與去其間。不能以寸。此從念頭上看也。一從源頭上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人與禽獸。都從那裏來。有箇差殊。其不同者。只是這些子靈處耳。這些子未落於氣。正人與禽獸分岐之初。此從源頭上看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

虛齋蔡氏曰。物事物也。在一身。則有視聽言動之則。在一家。則有閭門內外之職。其在鄉。則田

里之耕桑。公上之賦役。皆事也。其在官。則或錢穀甲兵。或刑名度數。皆事也。明則有以識其理。

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

觀濤王氏曰。察雖加詳。亦

非有意。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

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

已根於心。

次崖林氏曰。人倫庶物之理。在心。則曰仁義。仁

心之制事之宜。人倫庶物之理。得之於心。仁也。義者而所行皆從此出。

而所行皆從此出。庶齋蔡氏曰。仁而所行皆從此出。義之理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於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

不外乎吾之一心。則知所謂幾希者。即是仁。非以仁義為義。而所謂庶物人倫者。亦非仁義外物也。因之吳氏曰。由仁義行。由字全本心上說。行由字全本心上說。非仁義謂之曰。由則有不知其然而然之意。行仁義是用意把捉在。要走到這路上去。此反之之所為也。○次崖林氏曰。聖人之心。一理渾然。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備。是仁義已根於心也。待感物而動。則據其中之所有者而發之於外。都是由那本來底行也。這行字不着力。行仁義是仁義未得於己。纔用功去行他。欲使其得於己。此行字着力。○虛齋蔡氏曰。明庶物察人倫。由仁義行。當分知行不可分先後。蓋聖人先知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安行。無先知後行之理。

不存矣。觀壽王氏曰。舜雖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究竟亦只是存之者。○尹氏曰。存之者

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

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虛齋蔡氏曰。惡旨酒。則凡人情

所欲者。皆不能動矣。好善言。則凡天理之正者。皆其所嗜矣。此雖二事。所該甚廣。在善讀者。意會不然。是為數其事。而稱之矣。於旨酒而惡之。惴惴然惟恐欲心之或熾。所以遏人欲也。於善言則好之。汲汲焉惟恐善道之或遺。所以擴天理也。此禹之憂勤惕厲處。即存其所以異於禽獸者也。彥陵張氏曰。虞廷儆戒。不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幾語惡旨。酒是峻人心之隄防。好善言是開道心之肩輪。看來此節好惡兩字重人自有生來最易泯沒良心者。惟此好惡而已。此處不謹則狗人欲而滅天理。流為禽獸不難矣。故孟子特把禹來立備好惡之防。所以清理欲之源也。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次。崖林氏曰。執中以稍異。故註以無過不及解之。虛齋蔡氏曰。事事惟執其所謂中者而不失焉。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必欲其恰好而後已。其憂勤惕厲之心何如也。明仲顧氏曰。中即精一執中之中。獨舉湯者。堯舜禹親授受於一堂。其為中不待言。湯以干戈易代。禪以聞知。承見知於危微。方猶類也。之。理。易。隔。故。揭。出。言。之。見。湯。之。得。統。於。三。聖。處。

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族八元八凱皆高陽高辛之才。子至湯始廣其塗。故商書一則曰。敷求哲人。再則曰。旁招俊乂。伊尹萊朱。巫賢傳說皆以賢非以親舊也。立賢無方。即是他執中之一端。虛齋蔡氏曰。立賢無方。蓋念天位之維艱。欲與天下之賢共理之。惴惴焉。惟恐失天下賢人之心也。所謂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其憂勤惕厲又何如。執中以處事。言立賢以用人。言二句關涉亦甚廣大。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而讀為如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

虛齋蔡氏曰。耕者九一。至必先斯四者。是文王視民如傷

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

敬軒薛氏曰。望道未見之處。心即求道不已之心。以是

自勵則其進自不能止矣。虛齋蔡氏曰要看集註兩已字猶字此見文王之純亦不已。聖人之愛民

深而求道切如此。次崖林氏曰文王惠鮮鰥寡發政施仁射亦保則望道

如未見之驗也。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虛齋蔡氏曰視民如傷以

治人言望道而未之見以修己言此二句憂勤惕厲之意自見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

之盛仁之至也。虛齋蔡氏曰易狎而不泄敬之常存也易

惕厲之意次崖林氏曰泄邇忘遠通人與事而言愚謂以人言若侍御僕從之在左右者邇也賢人之在側陋及

親賢之藩屏於外者遠也以事言如日川間起居食息待人接物隨身而在邇也如民生休戚國家利害或在千里之外耳目所不及見或在數十年之後事機之未露者遠也。觀濤王氏曰聖人全無所泄忘只因邇易泄遠易忘故分言之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

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虛齋蔡氏曰周公思兼三

王不可依小註謂是孔子集大成意如此則三王各居其一節周公獨會其全體了要當思其時何如耳時異

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月林丘氏曰其有不合蔡林俱欲於四事外看細玩集註似只

指四事說。其中有許多條件。未可據本文數句大綱語。便謂無不合處。如湯文事。只本文四句。已足該盡其生平矣。此外復有何事乎。可見本文其字。註中其事字。只當指四事言矣。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

異矣。次崖林氏曰。古今異時。彼此殊勢。事有可行於古者。或不可行於此者。或不可行於彼。是其事

不合者也。然道以時趨。理隨勢轉。事不同而道理同。卒不害其為同。此古今帝王。所以因時為治。因人立法。而禮樂

不相沿也。所以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周公之仰思者。思此也。幸而得者。得此也。○觀濤王氏曰。不合是時勢使然。得

之。是心同理同故也。○因之。吳氏曰。周公思兼三王作用。全在見其有不合處。若只依倣形迹。一直行去。竟不見得

同中之異。是全不理會時勢。而達權通變之妙。隱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涇陽顧氏

三王之事。其無不合者。固早已見之。施行矣。其有不合者。思而得之。則亦無不合矣。所以急於行如此也。註中行字

即本文施字意。○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

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景逸高

者之學。只天理二字。最微。可以自詬。而難於名。言。明道津津言之。伊川晦翁。皆體到至處。而人心之所

以不死也。○虛齋蔡氏曰。心活物也。心而放逸。固念則死矣。心之所以長活者。以其天理之存也。○紫峰陳

氏曰。惟憂勤惕厲。故理無間。而常存。惟天理常存。故心得其養。而不死。聖人所以為聖人者。正在於此。衆人所以為

衆人而卒。自同於禽獸者。正惟不能乎此也。人可須臾而忘敬畏之心乎。○程子曰。孟子所稱

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

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虛齋蔡氏曰。此章五條事。

都是舉其切於憂勤惕厲之意者言。故曰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愚謂必是孟子以前見於記載者。禹嘗以惡旨酒好善言稱。湯嘗以執中及立賢無方稱。文王以視民如傷。望道未見稱。武王以不泄邇不忘遠見稱。故孟子於此舉之。而非各舉其盛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

蔡氏曰以政教號令為王者之迹者以其見於行事故謂之迹也。熄者止而不能復行也。詩亡謂黍離

降為國風而雅亡也。

虛齋蔡氏曰詩亡謂雅詩亡也。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也。不然即

廟諸詩春秋時多何以謂之亡。○夫二雅之詩槩是朝廷禮樂征伐命德討罪之舉及君君臣臣親親賢賢之事。雖

雅之變者亦皆刺其非以歸於正。悼其流而反其源。其意度終與黍離之氣象蕭然凄然無復起廢興衰之望者不同。此所謂詩亡也。○王者之詩謂之雅。列國之詩謂之風。黍離東周大夫之詩當在雅然為東遷以後之詩。今降為王風。夫王者無風。今曰王風則與齊風鄭風者類矣。故曰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

九年也。

次崖林氏曰雅詩既亡則上陵下替。設淫放而亂賊橫人欲肆而天理滅。聖人於是即魯史舊文而

修春秋以定天下之邪正。立百王之大法。此春秋所以作也。○虛齋蔡氏曰使春秋不作則王法掃地盡矣。孔子是

以不容已也。○麟士顧氏曰按圖書編曰周自東遷以前雖王室不競而權固在也。幽弒而平徙岐豐之地。委為草莽。溼洛之外。聲教阻絕矣。蓋周之盛王道行。頌聲作。而其

可見者莫如詩。雅蓼蕭湛露是諸侯之會同於天子者也。

彤弓。是諸侯聽征伐之命於天子者也。出車采芣。是天子之自為征伐而四夷不敢侵叛者也。故曰詩云而春秋作詩。未云天子之權存。詩云天子之權喪。春秋收既喪之權還之。天子所以接詩云之後。觀濤王氏曰。詩云與春秋作何干。蓋詩書春秋皆史而經者也。詩以志王迹之盛。春秋以維王迹之衰。詩云則春秋不得不作。六經為宇宙元氣有絕必續。涇陽顧氏曰。但看春秋有是非。詩有美刺。便見春秋所以續詩之義。二經始終之際。正人心。幾希絕續之介。彥陵張氏曰。春秋作者非魯國原日之春秋。乃孔子所筆削而以隱公元年為始之春秋也。然此節只推明作春秋之故。其所以存王迹處。則在木節義字上。

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檇音尤。

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

時行事而名之也。

虛齋蔡氏曰。乘所以載也。故取乘以名其書。

檇。杞惡獸名。古

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

虛齋蔡氏曰。本文正義是以檇

杞為凶人。非以為惡獸。

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

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

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觀濤王氏曰。一也。言同是列國之史也。此處須以春秋作

主。言春秋未經聖人筆削之先。亦猶夫晉楚國史耳。無關於王迹之存亡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

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耳。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

已。虛齋蔡氏曰其文則史。但孔子有筆削耳。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褒貶予奪悉斷自聖心也。故註曰蓋言斷

之在。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觀濤王

出於二伯。事未必正文。出於史官。文未必核。故必須斷之

於義。以褒貶其事。筆削其文也。二泉邵氏曰天下有王者則此義著為王者之迹。而播為詩歌。天下無王者則此義紊於伯圖。而聖人定為筆削。尹氏曰言孔

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

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虛齋蔡氏曰上言春秋本是魯國記事之書。故遂承言其事則齊桓

晉文其文則史。而其義則孔子自取之矣。自孔子一取其義則所以定天下之邪正者在是。所以為百王之大法者

在是。此春秋所以為詩亡而作也。然則孔子致治之功。雖不得被於當時。而致治之法。則垂於萬世矣。○此段文義

歸在末句。其事固齊桓晉文也。其文固史也。竊取其義。則是假事以明義。而非盡舊史之文矣。義即王者之法。取裁

定也。○次崖林氏曰春秋始終之事。皆五伯迭興主之。獨稱桓文。舉其最盛者言也。三其字皆指春秋文。即記事之

文。義即其文之義。義者事之宜。春秋之當褒當貶。當予當

奪。以至抑揚進退。皆有至當恰好者在。即是事理之宜。而為春秋之義也。聖人舉魯史之舊文。而裁取之。其間褒貶

予奪。抑揚進退。舉凡立例時措。從宜皆出聖人胸中之經濟。所謂立法制斷自聖心也。○上節言春秋本記事之

書。此節正言聖人作春秋之事。○月林丘氏曰其義既為孔子所取。則魯之春秋遂為孔子撥亂反正之書。由是王

迹雖熄而不熄。雅詩雖亡而不亡。又豈晉楚之史所可同日語哉。○承庵姚氏曰惇庸命詩王法也。見於政教。以號

令天下。則為迹。迹於歌咏。以風化天下。則為詩。寓於褒貶。

以昭示萬世則為春秋之文。○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虛齋蔡氏曰：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是王者之迹雖熄而王者之法猶賴以存。所以謂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也。此意最重。○彥陵張氏曰：此章叙孔子作春秋以繼羣聖之統。吃緊在末句義字上。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虛齋蔡氏曰：澤本水之餘潤也。故曰猶言流風餘韻也。蓋物皆有迹，惟風與韻無迹。此言迹已逝而風韻猶在也。故風曰流風，韻曰餘韻。○問澤畢竟是甚麼？曰：以德業之遺於後者言。只以孔子之餘澤來照看，餘可類推。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

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虛齋蔡氏曰：君子小人蓋以位言。孔子則

在君子之數。故史記以孔子入世家。嘗曰：以吾從大夫之後。○問孔子之澤雖萬世不斬，何為槩以五世？曰：孟子此語主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上說故槩以五世而斬之義。見已於孔子猶在五世之內也。楊氏曰：四

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

窮則遺澤寢微，故五世而斬。虛齋蔡氏曰：此非正解五世而斬之義，乃是以服制亦五

世而絕以証君子小人之澤皆五世而斬也。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

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虛齋蔡氏曰〕按孟子受業于思之門人。言雖不之內。其澤未斬。故猶得私淑諸人。○〔次崖林氏曰〕首一節只是欲明聖人之澤尚存耳。故承之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新鄭高氏曰〕言吾之去孔子僅百年。雖未得於親炙。而親炙之者猶有存焉。吾尚得以師之。而竊孔子之教以自淑。非若世遠言湮而不得其真者也。 ○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

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虛齋蔡氏曰〕此一章明其得孔氏之傳也。黃氏曰抄曰此上四章當通為一章而誦咏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次崖林氏曰〕初曰可以取。後曰可以無取。則初見不

如後見之詳無取為是而取為非矣故取則傷廉餘做此
○傷廉不及也傷惠傷勇過也過猶不及註用固字然字
有分曉也○忠甫莊氏曰取與生死之間貪夫以之殉利
烈士以之殉名二者取舍之清濁有間其於傷義則一也

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
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虛齋蔡氏曰三段辭雖平實
重在下兩段新安陳氏說此
章是為賢者
過之者發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

惡得無罪

逢薄江反
惡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為

家眾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虛齋蔡氏曰薄乎
云爾比逢蒙為薄

也羿之罪見下文○麟士顧氏曰是亦羿有罪包有自取
意但未露出引公明儀極有味不是引他說無罪正要辨
他說有罪公明儀魯賢人也宜若二字極斟酌曰薄乎二
句皆是發公明儀宜若二字不然曰字云爾字說不去矣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庖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

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

僕曰庖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庖公之斯衛之善射者

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庖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

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
 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
 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
 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
 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河反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
 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
 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虛齋

蔡氏曰古人一乘用四馬故謂四矢為乘

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

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

因之吳氏曰上半截是孺子逆料於庾斯未至之先下半截是

孺子獲免於庾斯既至之後孟子叙上段只重尹公之他端人一句叙下段只重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二句蓋以端人免禍者形出羿之罪耳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

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

耳虛齋蔡氏曰此所幸孺子是退軍故庾斯得全私恩而亦不大害於公事不然庾斯亦不得全私恩縱全私恩

而得罪於國亦不容誅矣○次崖林氏曰此章為取友而發其說始無病若論其他便有不是處必如程子之論道

理始盡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汗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

齊側皆反

惡人醜貌者也

次崖林氏曰西子蒙不潔如善人之忽為惡也惡人齋戒沐浴如惡人之能自新也

○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紫峰陳氏曰此見人

之德行本善者當目保而勿喪其善有惡者宜自新而勿安於惡○元扈徐氏曰見得質之美惡皆可移美者不可

自恃不美者不可自棄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

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

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

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

驗於人也

虛齋蔡氏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皆是言其故而理自明處性無

形故有迹所以如此立言○次崖林氏曰性是无形影底物如何說得自古聖賢說性都是自發見處說即其故也

詩曰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皆是以其故言○因之吳氏曰本文言字不甚重蓋言者

言其本體也謂之言性以自然正以見理本自然耳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

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

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敬庵許氏曰上帝降

隨感而發如孩提之愛稍長之敬孺子人井之惻隱哮喘

之不受皆真性所流自然順利本體原是如此○虛齋蔡

氏曰以利為本言以其自然者為主也此是自發明其所

謂故者之本旨如人之為惡水之在山是亦有此已然之

迹但非其自然者耳○次崖林氏曰利猶順也對害逆說

蓋言性固必驗之故言故又必本之順若其故之逆亦不

足以言性矣如人之善水之下是皆其順者此可以觀性

矣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逆其性而非順矣何足以觀

性哉○此節雖先說故後說利却歸重在利上總是利之

故也故第二節只承利字說去第三節又只言故而不及

利者其所謂故即利之故非有外也○觀濤王氏曰言性

於故是因情驗性也本故於利是又必自然之情而後可

以驗性也如乍見孺子自然惻隱是故而利者可以言性

若他處有矯為殘忍者雖亦是故却非利矣不可以言性

也○利是自然下節小智穿鑿正是戕其自然行所無事

所謂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

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

亦大矣惡為皆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次崖

曰所惡於智者是承故者以利為本說來言務穿鑿而不

順利也○戡山劉氏曰智只是故之一端而孟子特指以

証性蓋此是非之心尤容易起風波少錯針鋒無所不至故孟子指出鑿字凡叛道之人都是聰明漢禹之

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

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敬軒薛氏曰性本

為也順其自然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有所作為而然則鑿

矣○率性而行即孟子所謂大智也○敬齋胡氏曰天下

事要心去處身去行然物各付物則無事矣何謂物各付

物順理處便是○事物上皆有理順理而行不容些子計

較造作故曰行其所無事順理則智不鑿而萬事治故曰

大智○虛齋蔡氏曰所惡於智者為其不知順利之理而

鑿之也禹之行水順其順利之理而行其所無事也此節

似言利然利即故之利也下節似言故然故即其利者也

不可依新安之說強分故與利○次崖林氏曰言禹之行

水是舉聖人之智以示法非譬喻也蓋行水是天下一大

事禹之行水是古今一大智故舉以為行智者則例○曰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又曰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

智見得禹之行水不鑿也下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

正是言其不鑿○觀濤王氏曰禹之行水疏濬決排何嘗

無事但水性本就下因而導之就下雖有事而實無事○

因之吳氏曰此節言性可順而不可鑿最重下文不必鑿

特立論之餘意耳故總註不及末節○何以為有事無事
之辨從性中之虛明而出者只是一條路更無蹊徑從穿
鑿之智而出于蹊萬徑春春始多事矣何以為智大智小
以穿鑿做事性中虛明已真實智故而本體便隘作用必
不大以性體做事性中虛明無纖毫
遮蔽而本體完全作用豈不大哉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得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歲

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虛齋蔡氏曰千歲之日至依

與星辰數之已然者求之循次而上遂可得千歲之日至

○次崖林氏曰日至之度當作已往者說蓋治曆者必先

就今日逆推到起初源頭處然後

從源頭歷推其未來者始不差

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次崖林氏

曰此所謂

故。即。順。科。之。故。也。故。註。言。何。以。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

穿鑿為哉。總是申言第二節意。

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也。虛齋蔡氏曰本是

癸亥年但明年氣

候始於此故云歲亦甲子也歲月日時皆甲子亦時有但

要上古甲子年月日時方為曆元耳

○因之吳氏曰曆家

推上元太初謂四千六百十七歲已盡却無絲髮餘是持

定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一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乃新曆之第一日故謂之曆元。彥陵張氏曰造曆者歲

以口至之日為數始傳所謂履端于始序則不惑是也又

必推上元太初之時歲月日時皆甲子以為曆元則七曜

之行皆會牽牛之次無復盈縮餘分曆書所稱合璧連珠

是也

○按天之運行星辰之次舍皆有常度所謂故也畢

竟天之故從星辰上推非天有天之故星辰又是星辰之

故也求其故亦是以星辰

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

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

章之旨矣。次崖林氏曰通章大意是論理本自然而智者

當順其自然也故程子謂專為智而發首節言

惟不足以成天下之事。而適足以敗天下之事。非惟不是。以靖天下之事。而適足以擾天下之事。其原在於不識性也。故發此論。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次崖林氏曰。進而與右師言。進右師使就己也。乃陳司敗

揖巫馬期而進之進。觀濤王氏曰。上句是右師未就位時。下句是右師已就位時。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略也。虛齊蔡氏曰。孟子不與右師言。是未就位及已就位。始終皆不與之言也。故右師衛之。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

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朝音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尊者之

喪禮。則職喪。蒞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紫峰陳氏曰。以君命往弔。

則君命所在。即朝廷所在。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

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

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虛齊蔡氏曰。孟子于齊處

賓師之位一定階在右師之上。及其出弔於滕也。還是孟子為正。王驩為輔。則知其階在右師之上無疑矣。○次崖林氏曰。位與階不同。位是本身站立位次。階是朝官敘列班行階有許多人。位只是已一人。故有同階而異位者。

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次崖林氏曰。王驩固孟子所不與言者。然

此時所重在禮。雖非王驩。想亦不能與言。與驩言自是眾人失處。孟子之言。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眾人之失也。然

非王驩之不悅。想亦未必言。○虛齋蔡氏曰。不踰階而相揖。兼言揖者。與言者必與揖也。揖而後言者也。此兩句亦

禮之成文也。○因之吳氏曰。此章要想他壁立萬仞氣象。全重維禮上。不重惡好佞。惡好佞意。俱在為卿出弔章。○

岩泉徐氏曰。禮字正與簡字對。禮使不是簡。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

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次崖林氏曰。君子

總腦下文。三自反。正是說仁禮存心處。觀後註存心不苟一句可見。○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此句要重看。是造次

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意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是也。○紫峰陳氏曰。以仁禮存心意。該三自反。不是既存於心。到愛

敬方說仁禮之施也。施字是對驗字說。不是對存字說。○因之吳氏曰。仁禮在用上。看非以此為存於心下方。施於

用。○通考景逸高氏曰。心中着不得一毫事。存之反擾之矣。如何說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蓋非仁無為。非禮無行。所

謂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虛齋蔡氏曰孟子所謂仁禮存心正指用上說非謂以仁禮存心而施於人則愛敬也其

日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亦言其理之常也至於人之待以橫逆拂於常理乃亦以常理自反之。

崖林氏曰仁者愛人至人恆敬之四句一氣緊緊說下是欲起下文三自反意且未重。仁者愛人以下是承君子

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說言君子以仁禮存心者何如仁者則愛人云云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恒胡登反

此仁禮之驗。因之吳氏曰人恆愛人恆敬節承上起下例不其重恒字註仁禮之驗因人省已故謂之

驗非效驗也。彥陵張氏曰君子以仁禮存心只消愛人敬人足矣何必說到人愛人敬蓋必人愛人敬然後見得

我能愛人敬人耳此君子所以三自反也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

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虛齋蔡氏曰待我以橫逆不我愛我敬也。觀濤王

氏曰此物指橫逆事奚宜至哉言必我有以致之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

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

忠者盡已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

心也。觀濤王氏曰忠即愛敬盡心處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紫峰陳氏曰妄人者人為私欲

蒙蔽喪其真心也既為妄人則與禽獸何異我見同類之人而陷於禽獸為之哀痛且不服又何必以其橫逆之來而留難於心耶○虛齋蔡氏曰又何難焉言不為之橫於胸中也置之不校也此正所謂無一朝之患與君子不患者大註云言不與之校也亦是此意○觀濤王氏曰雖曰又何難焉然自反之心未使放下蓋不責人正所以專責已○因之吳氏曰且要體貼存心意不可只如尋常人所謂置之度外不要理他君子見其為妄人等禽獸方哀憐之不暇何忍與之計較是非以失我愛物之仁莊敬之行哉如此方得通章本旨○仁者愛人五節勿以愛人敬人

為仁禮施於常三自反為仁禮施於變作兩項平看語意乃是一節深一節以形容君子之存心耳○次崖林氏曰自反而忠則在己之道已盡在人之橫逆可以為妄而置之若在己未能盡道遽以人之橫逆為忘則在人未必忘而已適為妄人爾此皆是君子以仁禮存心而不忘處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

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

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

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

矣夫音扶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次崖林氏曰：註君子

存心不苟，是解君子有終身之憂，故無後憂。是解無一朝之患。○月林丘氏曰：首二句且虛說，下文方詳言之。乃若

所憂則有之作一頭，舜人也。以下正是所憂則有之。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作一頭，非仁無為以下，正是所患則亡

矣。○觀濤王氏曰：是故二字從上文看出之。詞蓋專存心見其有終身之憂，忘橫逆見其無一朝之患，抑揚重憂邊

○獨舉舜者，聖人遭橫逆而能化之，無如舜也。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可見。○虛齋蔡氏曰：憂之必如舜而後已，此其所以為終身之憂。○紫峰陳氏曰：非仁無為，非禮無

行，宜乎得人之愛敬，而無一朝之患也。設若橫逆卒然來加，而有一朝之患，在君子亦知自反而已，置之妄人而已。

處之泰然，略不少動其心，而為之戚戚也。故曰：君子無一朝之患也。○因之吳氏曰：末節首二句是起下，不是結上文。有終身之憂，極重無一朝之患，特帶言之耳。大意謂由

君子存心觀之，是有終身之憂，底豈以一朝之患分其心也。蓋三自反，即在愛人敬人內，惟自反至再至三，乃為真

能愛敬，無一朝之患，即在終身之憂內，蓋惟不患一朝，乃為真能憂，以終身須知主客輕重。○此章合在首節分仁

者愛人五節，正見君子以仁禮存心，有終身之憂，節正見君子異於人，蓋以首節為總冒，而下則詳言之也。○彥陵

張氏曰：存心二字是一篇骨子，存心不可見，正於三自反處見之，而憂之一字，正是發明君子自反底念頭，君子所

以異於人者，以此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

改其樂孔子賢之

食音嗣
樂音洛

虛齋蔡氏曰禹稷顏子兩箇出處行實不同而孔子皆以爲賢孟子便從此生議論了孟子之言皆所以發孔子之意○觀濤王氏曰平世亂世便有分曉便見禹稷時當救民顏子時當修己孔子聖之時也故兩賢之

孟子曰禹回顏稷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

虛齋蔡氏曰本文以

道言而集註每提心字言者心卽道之所從出也○次崖林氏曰道者事理之當然也禹稷之救民是其道當救民顏子之修己是其道當修己所以爲同道也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

也是以如其急也

由與
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已責而救之急也

虛齋蔡氏曰禹

職則天下之有溺者實禹之責稷既身任播種之事則天下有飢者實稷之責是以如其急也要說得是以二字分明○禹主治水稷主教稼所以如此其急而不暇過家門也若顏子則自無此責矣故得以蕭然自在陋巷之中也此條要補此意○觀濤王氏曰兩箇思字要跟身爲司空身爲農官來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

禹稷之憂也。

虛齋蔡氏曰：易地則皆然。非禹稷顏回同道而何。此孔子所以於禹稷賢之。於顏子亦賢之。

正以其隨所處而各盡其道也。意已盡於此。下文只是譬喻。○次崖林氏曰：易地則皆能為之。可見禹稷非偏於救民。顏子非偏於修己。其修己所處之地當然也。蓋聖人之心同。皆中無私主。故能隨所遇而盡其道。若所為各滯於一。而不適於道。不得為同道矣。故曰：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了凡遠氏曰：易地皆然。語意不重。禹稷能為顏子。只重顏子能為禹稷。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次崖林氏曰：此節繳云禹稷之

救民何以異於是。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

次崖林氏曰：此節繳云顏子之修己何以異於是。○月林丘氏曰：被髮纓冠及閉戶皆甚之之

辭。故各下一雖字可字。○知被髮纓冠之為可，則禹稷之身任其責，視天下猶同室也。三過不入，是即所以被髮纓冠矣。知閉戶之為可，則顏子之不任其責，視天下猶鄉鄰也。不改其樂，是即所以閉戶矣。二者既皆為可，禹稷顏回豈不同道矣乎。○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

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虛齋蔡氏曰：此章當以時中言。○因之吳氏曰：禹稷

惟身任其責，故以為憂。非有心於憂天下也。顏子不任其責，故不以為憂。非有心於忘天下也。禹思天下節，只是見

二聖一賢隨遇而無心意隨遇而無心故易地則皆然惟
易地皆然故曰同道此章全把心字襯出同道意於事業
迥異之中而揭其心一道同之妙惟其時而已矣禹稷顏
子惟其時會子子思惟其是要兩邊不同不可混○觀濤
王氏曰通章重在顏子一邊禹稷之功業人皆知之
顏子若無為者故孟子特加推尊亦以寓自任之意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
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
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

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

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皆去聲狠

胡懇反

戮羞辱也虛齋蔡氏曰從耳目之欲謂放蕩於禮法之外也則其身為下流不肖而辱及其親矣狠

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虛齋蔡氏曰言五不孝之

目皆章子所無然則章子所不得於其父者其不
躋之實何居蓋章子者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林月

丘氏曰：責善而不相遇，則非世俗之所謂不孝。然以朋友之道用於父子之間，而致有賊恩之大變，則亦不得為孝矣。此兩節相承之意。觀濤王氏曰：子父責善二節，是言其因責善而得罪，以朋友之道事親，由不知有幾諫，故誤而賊恩。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

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

則章子已矣。

夫章之天音扶為去聲，屏必非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

虛齋蔡氏曰：子謂匡

章之子，母即匡章之妻。

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

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

虛齋蔡氏曰：章子之失愛於父

也。由於責善，而其既得罪於父也，又能深自責罰，是則章子已矣。言章子是如此耳，非實有不孝處也。次崖林氏曰：是則章子已矣，是指上文言此。乃章子之所為也已矣，無他之辭。○此章之旨於眾所惡

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

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次崖林氏曰：孟子答公都

子凡四節。一節言匡章無五不孝，二節言不得父母之故，三節言其亦有罪，四節言其雖有罪却能自責罰。據此皆

未見有可絕之狀。但見其有可哀之情。以此觀之。孟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未為過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

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

與臣同。

虛齋蔡氏曰曰無寓人於我室此語其守舍之人也寇退則曰修我墻屋亦即語其守舍之人也左

右云云此門人私議之詞非對曾子言也故曾子無言沈猶行亦門人也乃以其所見負芻事解之言其即此義也賓師不與臣同朱子正以下文子思事反對得之○通考虛齋蔡氏曰武城屬魯今山東也越國在今杭紹等郡地界懸斷越何以能寇武城此必越既滅吳遂與魯接境而侵之也不然當是浮海而寇武城耶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

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虛齋蔡氏曰小註子思時仕於衛亦據下文臣也說。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會

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虛齋蔡氏曰臣字對師字言微字對父兄字。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

觀濤王氏曰不去便是死難非真死也。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

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次崖林氏

曰曾子師也師有父兄之尊焉有父兄而死子弟之難其遠害者理之當然也子師臣也臣則微賤豈可不死君之

難其死難者理之當然也故曰曾子子思同道。觀濤于氏曰師則有父兄之尊臣則處微賤之分下二項承上

項說。○彥陵張氏曰曾子理不應與難子思理應死守。只是箇各成其是心中曾不着利害兩見上二節只敘事未

一節。○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斷案

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

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矚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

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矚古覓反

儲子齊人也矚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乃川曹氏

曰人之生也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盡性以踐形則與聖人一矣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若

不求已與聖人同而疑聖人與我異。則用心不純矣。○觀
濤王氏曰：所矚在日用動靜上。齊王見孟子言必稱堯舜，
疑有驚世駭俗之為者，故使人於隱微處窺矚之。此全是
視吾道過高，非覈其真偽意。果有以異於人乎？連上句讀
屬齊王矚之之意說，非儲子自問也。○景逸高氏曰：天下
至奇特，總是至平常。聖人神化，不過百姓日用。然非千窮
萬究，不能信得道理。只是如此。○月林丘氏曰：末句正見
我何以異於人處。○春宇牛氏曰：陳新安註雖堯舜亦與
人同耳。雖字亦
字添得甚好。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
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
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

者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
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
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
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
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施音施，又音異。墦音燔。施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字，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
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塚也。顧望也。訕，詈
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觀濤王氏曰：上節引起下節。○因之吳氏曰：前之告其妾者，疑夫之

所為也。後之生其妾者，悉夫之所為也。卒之東郭三句，孟子影下求富貴之可羞，全在此處。蓋以求富貴之人趨走如驚，挫尾乞憐，正與乞播轉顧相似。故特形狀齊人，以起之。須知上節鋪敘極詳，正為下節而設。先說得卑污態狀透，則深鄙當時之意，不待言而自顯矣。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

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嚴泉徐氏曰：富

貴利達。君子觀之。孟子加一求字。求上又加所以字，千態萬狀皆在其中。使其妻妾見之不

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月林氏曰：如何說由君子觀之，蓋以今人而自觀

固惟知其為榮，而不知其可羞，以常人而觀今人，亦惟見其為榮，而不見其可羞矣。○因之吳氏曰：上言東郭乞播妻妾皆見之而羞，此言不羞而相泣者幾希，正以羞泣該乞播之行也。○趙氏曰：言今之求

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

日與斯人，何以異哉。觀濤王氏曰：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重在一求字。見其可羞。趙註云：昏

夜乞哀，驕人白日，則是以求與驕並言。故在圈外。○紫峰陳氏曰：學者亦惟深明義利之辨，充吾羞惡之心，而養吾剛大之氣，身外之富貴，勿為所動可也。

音以終成德也

惟天之命於人

東以日學其不盡也則其學之幾於善也

日與禮入所以異焉

富貴淫昏以肆曲之

亦與命五日蓋

其為樂而小及

固誠成其為樂而

